



# 納粹問諜活動

史丕代克著  
劉苦村譯

文正氣出版社刊

納粹間諜活動

史丕伐克著

劉若村譯

文化正氣出版社刊行

納粹間諜活動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者

史丕伐克

譯者

劉若村

發行者

文化正氣出版社

總經售

勵力出版社

五洲書報社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初版

每册定價

## 序

這本小集子的材料只是把一個愈來愈趨嚴重底問題的外表，粗枝大葉的談一談而已，這個問題就是納粹密探在美國，墨西哥和中美的活動。在過去五年中，我也曾對這些活動考察過一點，並注意過那種初步的而組織及管理均甚草率的宣傳機關，注意牠發展，生長及留下一種影響，這種影響較之許多人所察覺的還要廣大。當初看起來好像納粹政府官員想直接干涉美國人民及其政府的內務只是一種自討沒趣的企圖，誰知現在事情愈弄愈糟，連美國的海陸軍祕密也光顧到了。

我們把中美，墨西哥和巴拿馬連河地帶的情形，加以更深一步的研究，結果發現了一個間諜網，這個間諜網由羅馬——柏林——東京軸心指導，並作危害美國和平及其安全的活動。我們又細密的研究一下歐洲幾個國家，尤其是在慕尼黑『和平』把牠轉交德國庇護以前的捷克，以及納粹和意大利密探在那裏成立了一支驚人的秘密的地下軍隊的法國，我們把這些

國家內的納粹第五縱隊（註）細密的研究一下，我們更瞭然於法西斯在西半球的活動了。

我在本書某一章裏曾收集了一些詳盡的事件，這些事件，據我個人所能發見的，還不能直接找出納粹間諜的痕跡；但牠究竟表明納粹的意識對英國目下著名「克萊費登黨」（Clivedon set）的影響，這個黨陰謀出賣奧國，犧牲捷克且正在用不正當的辦法以鞏固希特勒在歐洲的地位。「克萊費登黨」對法西斯主義橫亘全世界的增長和影響既有這樣深刻的作用，那末，我想把牠蒐集在一道是很得當的。

大部分材料的來源，照其性質看來，自然是不能洩露的。我所引證的談話，或者由該項談話舉行當時在場的人供給，或者由官方記錄供給，如法國的加哥拉黨便是。在談及捷克的一章裏，我引證一個納粹間諜和他的首腦所作的一段談話。這種詳細情形是我從某一來源得來的，這個來源我過去曾發覺非常精確。後來，那個間諜給捷克的祕密警察拘捕起來，而他的口供也證實了我所發表的那一段談話。

本書許多材料都已經發表於各種刊物中，但因為有許多美國人尚覺得殷殷於納粹侵略本國未免誇張，所以我希望就是這一幅簡單和不完全的畫圖也足以感動讀者，使他知道情

形的嚴重，正如牠之感動我一樣。

J · L · S ·

(註) 早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當西班牙叛軍正包圍馬德里的時候，新聞記者們曾問及叛軍將領愛密里奧·莫拉將軍，究竟他的四個縱隊中那一個將奪得該城。莫拉含糊的答說：「第五縱隊。」他所指的就是馬德里城內的法西斯同情者——這些人想藉偵探、怠工及恐怖行動來促使政府的失敗。「第五縱隊」現在已廣泛的用來描寫那些活動於非法西斯國家境內的各種法西斯及納粹組織。

# 目次

## 序

第一章	捷克——在分割之前.....	一
第二章	英國克萊費登黨.....	一一
第三章	法國的祕密法西斯軍隊.....	三〇
第四章	墨西哥地底下的炸藥.....	四六
第五章	包圍巴拿馬運河.....	六四
第六章	祕密偵探到美國.....	八八
第七章	納粹間諜與美國的『愛國者』.....	一〇〇
第八章	亨利·福特與納粹的祕密活動.....	一二三
第九章	美國大學校中之納粹密探.....	一三七
第十章	美國的祕密軍隊.....	一五二

第十一章 戴士委員會隱匿證據.....一六三

第十二章 結論.....一八四

## 第一章 捷克——在變割之前

現在人們非常普遍的承認慕尼黑的『和平』送給了德國以得寸進尺侵略所必需的產業和軍事區域。慕尼黑協定沒有幫助把一個紛亂的歐洲納入長遠和平的正軌，牠倒還鞏固了全能的國家，尤其是德國，而一個地位穩固了的德國又不可避免的使納粹第五縱隊的活動有增無已，這個縱隊現在正在地球的四面八方積極爲希特勒的更大計劃準備基礎。

假如我們能由過去卜知未來，那末，那個第五縱隊，那個目下隱藏於全世界每一重要國家裏的神祕的秘密偵探集團，就是未來事變的朕兆。在德國進軍奧國之前，這個不幸的國家眼生瞧着第五縱隊的隊員大批的湧進來。在捷克，特別是在這個共和國的心臟放在盤上奉送給希特勒的前幾個月內，那些奉調混入這個中歐國家的間諜，無論在數目上和活動上都大形增加。

在『和平』不久之前，我在該國逗留了一個短時期，我對葛斯塔波（Gestapo 即德國政

治警察——譯者）祕密偵探在捷克的活動情形亦略知一二。他們的人數甚多，我所知道的一些，拿當時和現在在捷克及其他國家內工作的真正人數一比，實在好似滄海的一粟。但就是我所知道的一些也足以表明納粹祕密機關葛斯達波活動得多麼兇猛突進了。

多年來希特勒就已立定計劃於必要時攻取捷克，因為捷克底天然的山嶺障礙以及人工造成底鋼鐵和三合土的防禦線恰好攔住他聲明要長驅直入烏克蘭麥田的去路。他準備有一天他要控制捷克，所以他派遣一羣間諜，煽惑者，宣傳員及破壞者到該共和國去，使他們分頭活動，接頭，進行宣傳且建立一個機關，這個機關在戰時是極可寶貴的。

在某幾個例子中，我洞悉納粹就是對待牠自己的密探的生命也採取鐵面無私的決定和非人的冷酷。

阿爾諾·奧梯耳，化名哈羅德·荷夫，是一個瘦削和小白臉的間諜，他曾在兩所葛斯達波學校中受過訓練，準備作第五縱隊的工作。奧梯耳從黎士特手裏接到一張德國護照，黎士特是申孝華達的葛斯達波地方長官，申孝華達就是位於當時捷德交界的一個所在。

『你動程到普拉格去。』黎士特指示他說，『且隱身該城。如果安穩無事，便立即趕赴波厄米士——萊帕附近的朗格鬧地方，向安娜·沙奇小姐（註一）報告。到時，她就會給你更進一步的指示。』

奧梯耳點首應命。這是他第一次重大的間諜職務——這項職務派到這個二十五歲的秘密探身上剛好是他在疏森（伯蘭登堡）葛斯塔波專門訓練學校中修完了他的緊張的課程之後，納粹秘密偵探機關曾設立許多學校來訓練那些從事各種活動的密探，疏森那所學校就是其中之一。

畢業後，奧梯耳曾冒充德國亡命客跨越捷克國境，混入反法西斯團體中從事政治上的搗亂工作，因此他受過了一度小小的實際訓練。他在那裏居然表現出他的能幹，德萊登分部的葛斯塔波長官葛士勒馬上派他到捷克，擔負某種特殊的使命。

奧梯耳態度猶豫起來。『自然，我要儘可能的慎重將事，但是——意外也許會發生的。』

黎士特點一下頭。『假如你被捕，你就立即要求謁見德國領事。』他說，『假如你的情形很不好，我們就會藉口刑事犯——暗藏武器，意圖謀殺——即藉口某種非政治的罪名請求引渡

你。我們已和捷克訂定一項條約，引渡那些被控有犯罪行為的德人。但是——」這位葛斯塔波長官把他的桌子最頂上的一個抽屜打開，從箱子裏檢出一粒藥丸來。「假如你發覺自己已處身在一種極度無望的情況中，那你就把這一粒東西吞下去。」

「這是禁化物，」他說，「把牠縫入你的手帕裏。假如你被捕，牠是不會被檢去的。因為搜查的時候，牠往往容易避過。」

奧梯耳把藥丸縫在他的手帕角裏，隨後把手帕收入胸前的小袋裏去。

「你將來要做兩個報告，」黎士特繼續往下說，「一個是給沙奇小姐的，另一個是給普拉格和你接頭的人。她將來自然會介紹你見他。」

安娜·沙奇聽到奧梯耳報告她時，她給他一道特別的命令：「八月十六日（一九三七年）下午五點，你坐在普拉格卡爾士帕拉茲底噴水泉左近的椅子上。有一個穿灰色衫袴，戴灰色帽子，外套小袋口露出一塊藍色手帕的人要來向你借火點香烟。你給他火且從那位先生手裏接受一根香烟。他就會詳細指示你做什麼和怎樣去會見那個普拉格接頭的人，那個人你將來要向他作報告的。」

奧梯耳依照指定的鐘點坐在椅子上，朝着噴水泉看，注意那些男男女女，他們都欣然漫步和閒談，趕去會朋友喝下午一頓咖啡茶，他偶然瞧一瞧，攔在他椅子旁邊的午報。他覺得有人在注意他，但他總找不到那一個穿灰色衣服，帶藍色手帕的漢子。他用手帕揩一揩額角，一半是因爲天氣熱，一半是太興奮。他手裏一拿着手帕時，他就覺到那一粒縫得緊緊的藥丸。

剛好到五點，他便瞧見一個漢子，全身灰色衫袴，頭戴灰色帽子，外套小袋裏有一條藍色手帕，漫步向他走來。這個漢子走近時，便拿出一包香煙，拔一根出來，在他的袋子裏遍找洋火。他站在奧梯耳跟前，把帽子一脫，滿面笑容的向他借火。奧梯耳把火劃着，那個人便遞給他一根香煙。他也在椅子上坐下。

『每星期報告一次，』他一面把他的香煙頭吹了一吹，盯着兩個小孩在灑遍卡爾士帕拉茲的陽光中嘻戲，一面急促的說。他把兩隻腳伸開，好像一個人經過一天勞苦工作，尋尋舒適一樣。『你親身把報告帶給沙奇小姐。一個禮拜她到普拉格來，第二個禮拜你到她那兒去。把你的報告送一份給英國官教師羅拔·史密斯，他住在卡爾士帕拉茲十三號。』

這個全身灰色打扮的陌生漢子吩咐奧梯耳送報告去的那個史密斯就是普拉格城內蘇

格蘭教會的一個牧師，他原本是一個英國人，他不僅和一般說英語的人就是和捷克政府的官員，也保持很好的關係。(註二) 這位史密斯牧師除了他的牧師工作之外，還指導一個業餘音樂團體，給德國的僑民舉行免費的音樂會。他利用牧師名義介紹德國的『亡命』婦女到英國去，充當英國政府官員及軍官的家僕。

葛斯塔波在捷克的廣佈的羅網，其活動多數集中於從前的德捷邊境。在普拉格，就是在現在，當德國已滿足她的所謂在歐洲的最後要求時，這個偵探網還佈滿於政府各部，軍隊及亡命的反法西斯團體中。這個國家，在片片剝割之前，甚至在現在，到處充斥德國派來的葛斯塔波密探，他們或是利用假護照來，或是偷運入境。

葛斯塔波又往往利用捷克公民，這些公民的親屬都住在德國，因此他們常常受逼迫。這些偵探的工作不僅在打探關於捷克國防手段的軍事情報，又不僅在和捷克公民建立關係以便進行不斷的間諜工作，而且同樣的重視分頭破壞反法西斯的團體——在會員衆多的組織內產生反對派，以便分裂和破壞牠們。偵探們還報告輿論和態度，又小心的把那些從事反法西斯工作的人的名字和地址記錄下來。在奧國，當她未受侵略之前也經過這一模一樣的程序，因此，

納粹一跨入該國時，便能夠立即一網打盡。

普拉格有六萬德國人口，牠仍不失爲葛斯塔波遍全國建立驚人間諜和宣傳機關的大本營。在捷克被辯割之前，多數間諜的報告都是經過鐵山——波丹巴哈越境送入德國的。漢倫黨的宣傳和間諜中心就在海本斯加街第四號的蘇台德意志黨總部裏。在尼卡森加街第七號的德國救濟聯合會內有一個輔屬的總部，由愛彌爾·窩爾納指揮，他表面上代表萊比錫博覽會，但事實上却是普拉格底葛斯塔波機關的首腦。他的助理員海曼·多龍住在漢斯波爾加——第維斯，假裝爲慕尼黑畫報的代表。

納粹在捷克的間諜和宣傳機關，有某些現象對美國的移民當局是特別有興趣的，因爲納粹第五縱隊的祕密隊員現在也蜂湧入美國了。現在誰也知道，德國護照頂上的字母和號碼就是向全世界的德國外交代表通知，攜帶護照的人通常是一個葛斯塔波的密探。美國移民當局一發見德國護照頂上有字母和號碼便可以很有理由的相信攜帶護照的人就是一個密探。這些號碼都是柏林或德萊斯登的葛斯塔波總都簽在護照上的。這個密探的照片和他的字跡樣本則用外交郵袋寄往該密探被派赴底某國或某城的納粹大使館，公使館，領事館或德國代辦

館。等到該密探在外國某城作報告時，當地的葛斯塔波長官爲了證實他便把外交郵袋寄來的照片及字跡和護照頂上的號碼加以核對。

路采夫·華爾泰·威格特，化名華爾泰·格拉斯，又化名海因士·里昂赫德，又化名海爾拔·弗朗克——這些名字都是他做間諜工作時走遍全歐洲所用的，這很可以做一個例證。威格特被派赴普拉格，負擔某種困難的使命。他的職務是去查明捷克人怎樣能走到西班牙參加國際義勇隊，這件事在柏林看來簡直是一件神秘的事情，因爲這些捷克人一定得道經意大利、德國或其他與葛斯塔波合作的法西斯國家。

威格特得到一張第1,128,236號的護照，上有華爾泰·格拉斯的名字，且護照頂上簽有字母和號碼LAL44。他接到德萊斯登的領袖威廉·米伊的指令，要他於行抵普拉格時向漢倫黨的總部報告。格拉斯，化名威格特於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抵埠，當即在蘇台德黨總部作報告并會見一個人，這個人我不能辨認。他奉令於四日後再作報告，因爲關於該密探的通知書尙未到達。

威格特曾在波茨丹和卡爾茅茨——萊麥根的葛斯塔波間諜學校中受過訓練。他在威廉

·米伊的直轄之下活動，米伊的總部就在德萊斯登。米伊現在在第二區負葛斯塔波的工作。當捷克的蘇台德區尚未劃歸希特勒之前，全部捷克邊境の間諜和恐怖活動分爲數區。本文寫作時，上述的劃分仍然未變，但活動已跨越新的邊境了。第一區包括西里西亞，總部設柏列斯勞；第二區爲薩克森尼，總部設德萊斯登；第三區爲巴伐利亞，總部設慕尼黑。合併奧國之後又新增第四區，由葛斯塔波長官雪維勒指揮，總部設柏林并設一支部於維也納。第四區還管轄 Standarte I，Standarte I 是隨時製造意外事件來給德國的侵略作藉口的，如「因爲情勢已非地方當局所能控制」等等。

移民當局，尤其是德國四鄰的移民當局偵察葛斯塔波密探的另一辦法就是根據德國護照上面的印花位置。按照德國的法律，印花應直頭貼在護照第一頁右上角指定黏貼印花的一點底下。凡是印花貼在護照封裏的，這便是給葛斯塔波代表和領事館的一個暗記，證明攜帶護照的人是一個密探，他因匆忙過境，來不及向葛斯塔波總部領得正式的號碼和字母。這個密探便由上述辦法，得到邊境葛斯塔波長官的臨時驗明。

又無論什麼時候，移民當局苟發現發給護照攜帶者的護照期限不到五年，後來又延長至